

冯玉萍：让戏曲文化绽放光彩

口述：冯玉萍 评剧表演艺术家 记录：黄婷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

人物简介

冯玉萍，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国家一级演员、戏剧导演，代表作有“东北女人三部曲”等，曾被誉为中国评剧第一旦，曾获中国文化艺术政府表演奖、中国戏剧表演奖等，导演作品有晋剧、吉剧、评剧《孝庄长歌》，诗画音乐剧《镌·刻》和评剧《牵·纤手》《女儿》等。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，师承一代宗师、评剧表演艺术家花淑兰，曾获全国先进工作者、五一劳动奖章等殊荣，现任沈阳大学评剧艺术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。



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我与评剧的缘分是注定的。1959年，在沈阳评剧院成立的8天后，我就出生了。14年后，我考入沈阳评剧院，到2023年，就是从艺整整五十年。

历史发展到今天，我也越来越感到文化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灵魂，当下，是难得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春天。

作为当代艺术家，有责任、有担当，为这个伟大的时代画像，用情、用力、用心来讲好中国故事，记录伟大的时代，是我们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。

不断学习，让艺术的羽毛更加丰满

回首我的艺术之路，我在舞台上塑造了吴秋香、韩英、谢瑶环、穆桂英等许多女性角色。在塑造这些女性形象时，我不是在演，我就是她们。从她们身上，我学到了做人的真谛，看到了真、善、美。她们的担当，她们践行的国之兴亡、匹夫有责的信念，她们坚定国家大义和国家大爱的思想，潜移默化地净化我、引领我，让我懂得如何去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，一个能实现自我价值的人。

在创作和表演的这么多作品中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是1987年我第一次获得梅花奖的作品《风流寡妇》。那时候我二十八周岁，穿着小红棉袄、梳着小翘辫走上舞台时，人们以为

我演的是十七八岁的小玲，没想到我演的却是40多岁，生活和爱情经历都很坎坷的寡妇吴秋香。表演结束后，我满票通过，名列第五届中国梅花奖榜首。

那时的我在演艺舞台上还是一个新兵，初出茅庐，为什么专家评委给我那么高的评价？后来总结和梳理的时候，我想是老师们对我寄予了厚望。当老师们得知我正在攻读辽宁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时，对我报以热烈的掌声，说我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演员。

1997年，我又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的表演系。很多人说，你28岁就摘得梅花奖，28岁就是国家一级演员了，为什么还要坐到课堂里重新学习？

事实上，这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。我从小学习是那种耳濡目染、口传心授、口口相传的戏曲样式。我很珍惜在中央戏剧学院的两年时间，让我在理论上进一步体会了从体验到体现、由表现到再现的表演艺术，也让我的艺术羽毛更加丰满。

从演员到导演，创作出更多精品剧目

不久前，我受黑龙江省评剧艺术中心邀请，导演了以张桂梅为原型创作而成的



评剧《女儿》。

演绎张桂梅的题材很多，比如音乐剧、话剧、歌剧，如今又多了一个评剧。评剧定名为《女儿》，我认为这个寓意更深刻，因为张桂梅出生在牡丹江，我们排演这部剧，也是想接女儿回家。东北这块黑土地滋养了她，以及她骨子里的倔强和不服输——即使面对生活中那么多难关、窘境。她是真正为中国教育事业鞠躬尽瘁的一位女老师、女校长、好母亲和女儿。

2014年，我被调入沈阳市文联，创立了辽宁省首个以戏剧家名字命名的冯玉萍艺术工作室，开始承担导演的角色，艺术生涯开始了另一个阶段。

2018年，我排了晋剧《孝庄长歌》，2019年获得国家艺术基金滚动资助和第十六届山西



省文化艺术政府奖“杏花新剧目奖”，同时打造了数字电影版。

2019年，我导演了现代评剧《牵·纤手》，讲述了辽西北榆树村驻村“第一书记”于梅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故事。

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，我导演了诗画音乐剧《镌·刻》，用疫情的切口来写以沈阳大学为原型的盛京大学。

为向党的二十大献礼，除了《女儿》外，今年我还要导演一部《国之歌》讲述辽宁这座英雄之城如何一代一代地赓续红色血脉，挖掘它的红色基因，如何更好地传承。

好演员不一定是好导演，好导演不一定是好演员，但是很多人见过我导演的戏，认为和我表演的戏一样出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热爱、了解和熟悉这个舞台，知道观众喜欢什么、什么样的舞台适合今天的观众。未来，我还会创作更多的精品剧目，让跨地区、跨剧种的创新传承方式发展下去。

不离不弃，坚守、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

京评豫越黄，从戏曲的剧种来讲，评剧曾经是第二大剧种，曾经很受欢迎。

记得那是1973年1月16日，我到沈阳评剧团（那时候叫评剧团少艺班）报到，我很荣幸成为韩少云老师的学生，当天剧团正上演花淑兰老师的《一捧盐》。

在我印象中，那时候的剧团，有时候一天会有两三场演出，剧场门前都是排着长队买票的人。等到我出演《穆桂英挂帅》和《白蛇传》的时候，也是一天要演好几场。可是到后来的后来，演出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当台上的人可能比台下的人还多的时候，我们真正陷入了迷茫：这么好的东西，我们从小冬练三

九，夏练三伏，观众怎么会这么少？我们的选择错了吗？

我原本有很多机会去到其他行业，比如，2000年，深圳大学发来商调函，给我20万的年薪。我到中央戏剧学院学院影视话剧表演后，如果留在北京，我也能接到戏，甚至可能转到影视剧领域，而且我的通俗歌唱得也很好。

然而，我做了几十年评剧，我知道，评剧人才奇缺，如果当时我做了别的行业，评剧这个根脉就有可能在我这儿断了。

当时很多人认为，冯玉萍做什么可能都比做评剧有更广的受众群体，比现在挣钱多，但是我不希望评剧艺术断送在我的手上，就这样我依然不离不弃地坚守了近50年，只因我始终有一颗热爱评剧的赤诚之心。

从2019年开始，我出任沈阳大学评剧研究中心主任。

曾有人说我是拼命三郎，说我是把评剧视为生命的一个传承者。很多时候，亲朋好友都说，你这个年龄应该享受天伦之乐了，为什么每天还要那么累？都认为我应该好好休息。

2019年年末，在排《牵·纤手》时，我累倒在地。从那之后，我觉得每天都是捡来的，不敢懈怠，提醒自己不能带走一辈子积攒的能耐。

在黑龙江排《女儿》期间，40多天里，我从来没有好好休息过，周末和端午节都在工作。每天早上9点，演职人员开始排练，8点45分我肯定先到了，7月1日表演当天，下午三点进剧场，我才休息了一上午。

有时候我也想休息，但是不严于律己，怎么要求别人？就像张桂梅在《女儿》这部戏里说的：“看着身边这些孩子，如果不给他们搭建好平台，就很难帮助他们实现人生梦想。”所以，我愿意让他们踩着我的肩膀朝上走，希望我的肩膀能够把他们抬得更高。

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”，从2014年调入沈阳市文联成立冯玉萍工作室，8年的时间里，我每天都不敢懈怠，每天都有很多的工作要做。目前，时间对我来讲非常紧张，最重要的是，我要把自己掌握的所有东西，教给下一代，传给热爱戏曲艺术的孩子们。

这次在黑龙江排《女儿》这部剧，我看到了一群热爱戏曲的年轻人，我在跟他们见面的时候，第一句话说，我是带着敬畏与责任来导演这部剧。

在我心中，我觉得他们这么年轻，有很多选择之处，比如，可以选择较为热门的行业，但是他们义无反顾选择了戏曲，这令我非常感动与欣慰。

如今，我有吉剧、晋剧、粤剧和辽剧的学生，这次到黑龙江，至少又有3个学生即将拜我为师。这些年轻孩子们有梦想，需要这样的平台，我愿意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一辈子的积累传授给他们。

在导演一部戏时，我既是导演，更是老师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更要注意传承，更坚持守正创新，讲好今天的中国故事，用艺术手段来记录这个伟大的时代，这也是我的责任所在。

口述：刘婷婷 文学青年 记录：艾莲

刘婷婷：写作让我不再为疼痛找“借口”

人物简介

刘婷婷，1995年生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卯都乡于家沟村。从小患有脑瘫，一直过着摇摇晃晃的人生。作品《让爱一起成长》获《语林》杂志征文比赛第三名，多篇文章发表于报纸杂志上。2022年1月由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出版散文集《生命之花》。



人生有很多值得幸福的时刻，比如我可以去上学了。

人生有很多意外惊喜的时刻，比如我的散文集《生命之花》出版了。

我想，每个女孩子都是一个美丽的天使，而我只不过是折了羽翼，我相信，只要我不懈努力，一样可以放飞自己。

不幸，只是我人生中一个缺口

因早产缺氧出生变成脑瘫的我，在上学这条路上比别人艰难了许多，加上身体的不方便，行走起来摇摇晃晃，我的上学之路也迟迟晚了几年。我十岁以前的生活，一半是陪着农作物，一半是伴着树上的鸟儿、家中的猫狗羊鸡。

十岁之后，我才有机会上学。记得语文老师曾对我说过：“穷人家的孩子只能靠读书改变命运。”老师的话，一直铭刻在我的心底深处。

从小学二年级开始，我便住在乡里学校的宿舍。只有星期天，才有机会回家。村里离乡里，有三十多里地，除了冬天有父辈们接送外，春夏秋这三个季节，我和几个小伙伴都是步行走山路到学校。

有一个学期，我在学校里拿到了几张学习奖状，分别是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，还拿到了奖品，有绿色塑料皮书包，以及粉色水彩画的铅笔盒等。

记得那个冬季的星期天，父亲骑着摩托车来接我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一路上向父亲炫耀自己的成绩。殊不知，赶路时，父亲，听着心里早已乐开了花，在雪地的路上忘了控制车速，不注意摔了跟头，把我甩到了铺满皑皑白雪的麦田里。父亲一半的身体被压在摩托车下，当他吃力地将摩托车扶起来，看到我摇摇晃晃地站

了起来，尽管满身是雪泥。

那时，我的心里既苦涩，又开心。苦涩的是，我不想让我的家离学校那么远，想和乡里的同学一样，家就在乡镇边上，从学校到家仅几分钟时间。开心的是，我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取得成绩进步。

其实，在上学的路上，我是不自信的，内心常常充满自卑感，第一源于贫困的家庭，第二源于自己摇摇晃晃的身体。到县城里读初中时，入学军训我没有参加，班主任说，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，走路摇晃，说话吐字不清，怕我再次受伤，就没给我和同学们一起参加苦练的机会。

那时候，我的内心极度恐慌和自卑，常常疑惑地问：“真的是身体限制了我，无法做个普通的孩子吗？”

回望过去，面对自己内心的自卑，我也会思考下，或许正因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，所以我常常想变得与别人一样。

高中毕业时，大家纷纷为高考后的选择而做准备。记得有一个同学说：“婷婷，你想大学报考医学，是不可能的，你看你颤抖的手，如果给患者扎针，一针就会把患者扎过去了……”这个同学的玩笑话，当时真的是伤到了我的自尊，让我更加怀疑自己，未来的日子，我到底能做什么，靠什么生活？

大学报考专业，我听取了大家的意见，学了食品加工，之后，我就时常做各种美食，度过一段轻松的学生时代。

虽然，一路走来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，但使我一步步走得更加勇敢和顽强。我终于可以一步步向同学表达自我，敢于同身边的人竞争。也许是明白了，残缺的身体，不是我自己的错，绝大部分的时候，我还是个普通人，有着普通的家庭和普通的父母，过着普通简单的生活。

文字，拯救了一个孤独又残缺的灵魂

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写作？一开始，我的回答是：“缓解我的疼痛！”在很多人的眼里，我并不是个从小能笔下生花的人。在写作方面，我也是常常不知道从何处下笔。我的写作始于大三毕业前，我生病了，整个身体时常疼痛难忍。

在极度惶恐不安的情况下，我学会了写日记，与自己对话交流，以缓解自己内心的无数苦闷。特别是住在医院接受治疗的那一个多月里，身上被扎了无数个针孔，身体各处的神经如同一个又一个妖怪，在我的身上四处乱窜，像用棍子打、用火烧，有时甚至把我的腿变成了几千吨的煤块，让我的下身支撑不起我的上身，只能一瘸一拐地走着。

在《生命之花》这本书里，我在《流着泪吃饭》这篇文章写道：人生头一次因为身体疼痛，而流着泪吃饭。在那个日子里，住在学校宿舍的我，带着医生所说的“半身不遂”的心情待在宿舍里，极度难熬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诉说，甚至连个商量下一步怎么办的人也没有。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，我的身体和内心极度受挫打击。

我或许如懂事的孩子一样，总容易把自己的难处与心情藏起来，让别人看到的都是那么风轻云淡，甚至是乐观积极的样子。

就在这样的状况下，我与文字有了密切的接触，我向它诉说命运的不公，而文字也用它那无形的双手轻轻地安抚着我，它像个慈祥的母亲，轻轻地把我抱在怀里，嘴里说着这个世上最动听的话语。

当疼痛一阵又一阵折磨我身心时，我的心态总容易发生变化，有一个最可怕的想法，一度飘进我的脑海里，那就是自杀。一想到自己才

二十出头，正是如花的年纪，不得不鼓励自己坚强地活下去。

从2019年到2022年，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而生活中的日常小事、趣事，在我闲暇之时，经过敲键盘的方式，开始出现在文档里，飞向了远方的报纸杂志。

也许就是因为太年轻，承受不了疼痛，承受不了命运的不公，才有了后来在文字上发光的日子。宛如这本《生命之花》，围绕我自己切身的经历，以及身边人的感人的事，用最简单朴素的形式，把时光里的人与物变成了一颗又一颗珍贵的珍珠，装饰在了书本里。我也没有想到这本书，给了很多像我一样身残志坚的人，一个希望与力量。

日常生活中，我每每都会通过阅读书籍的方式思索人生，并记录人生，慢慢地我不再为身体的疼痛而苦恼，这大概是因为我明白了，疼痛是我无法回避的一种困难，也许这种感觉更能让我感受到生命在宇宙中发生的各种奇迹。

不要抱怨生活给予了太多的磨难，不必抱怨生命中有太多的曲折。大海如果失去了巨浪的翻滚，就会失去雄浑；沙漠如果失去了飞沙的狂舞，就会失去壮观；人生如果仅去求得两点一线的一帆风顺，生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魅力。

对于我来说，我的生命如果失去疼痛感，或许我就不会理解人为什么而活着？一般向上挣扎的生命力，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所需要的，所以我不断鼓励自己，一定要写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。

为什么要写作？一切都是为了留住时光，留住那些感动人心的时刻，以及那些热烈滚烫的青春。这就是我内心真实在感受。人为光亮而活，也活在光亮之下。因而对于我来说，未来的道路上只有向阳而生，才能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。写作的道路上也是如此。